

◎ 台湾新派武侠小说精品大展
胡正群◎主编·周清霖◎策划

玉钩斜

明宪宗昏庸无道，宠信万妃、阉竖、佞臣，迷信妖言，杀戮忠臣，国势日危。本书以宪宗成化末期宫廷内外围绕废、立东宫太子而展开的一场斗争为主线，以追查传国之宝「玉钩斜」案件为主要情节，描写了正义和邪恶双方斗智斗勇、生死相搏的动人故事。大俠公孫元波、「大悲莊」二庄主鹿公度等人物形象令人難忘。

〔台湾〕

司
馬
翎



I 24.8
347-C1

© 学林出版社

〔台湾〕司马翎

玉钩斜

上册



出版前言

武侠小说是中国文化的独特产物，是中国通俗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艺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由台湾、香港的一批优秀武侠小说作家创作的新派武侠小说精品，继承和发展了旧派武侠小说的优良传统，吸收和借鉴了西方文化思想和文艺创作技巧，用新文艺手法构思全书，将侠义、演史、言情、仙魔四者结合起来，将传统公案与现代推理融为一体，更自觉地刻画个性形象和表现普遍人性，使武侠小说蕴含时代精神，进入一个崭新的境界，因此吸引了千千万万的读者，赢得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好评。

1981年以来，全国各地(除上海外)出版了数亿册新、旧派武侠小说，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然而，由于相当多的出版者单纯地以营利为目的，致使武侠小说的出版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劣版书(排、印、校、订极差，错字漏句成百上千)和盗版书(冒名作者、篡改原著、版权混乱)充斥市场，极大地损害了

2 出版前言

武侠小说和图书市场的声誉，引起了众多读者的反感。

“神州剑气生海上”，从本世纪20年代起，上海曾是武侠小说作家聚集地和作品出版中心之一。1951年6月以后，由于种种原因，至今尚未出版过优秀的武侠作品。现在，如能出版一套从内容到形式均为第一流的且具备一定学术研究性质的作品集，确实反映台港新派武侠小说精品的状况，将会对全国图书市场的武侠小说出版起到引导和扶正祛邪的作用。

近几年来，我社与台港一些出版社和武侠小说作家取得了广泛深入的联系，台港一些著名的武侠小说作家、评论家和出版社希望能和我社进行合作，出版一套体现大陆出版水平的新派武侠小说精品集，以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

为此，我社拟出版“台湾新派武侠小说精品大展”一套，请台湾著名武侠小说评论家胡正群先生从台港众多新派武侠小说中精选出一批最为脍炙人口又有较强思想性与可读性的代表作，在第一部古龙的《风云第一刀》前冠以“总序”，另在各部之前加上该书“导读”，书末附上该书作者的“出版年表”，予以出版，使之不仅具有鉴赏和传播功能，而且具有文化积累意义，使武侠小说在文艺百花园中占有其应有的地位。

由于我们是首次进行这一工作，不足之处，热情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1993年10月

导读：疏影暗香玉钩斜

——谈谈“少尚风流、晚向仙道” 的司马翎及其创作

一、侠影隐现如一梦

在“代总序”里我曾略略提到台湾的武侠小说不太注重“历史背景”，看不出故事发生于何朝何代。这固然部分受大环境所限，但另一主要因素则是绝大多数的台湾武侠作家都生逢世乱，未能接受完整教育，对浩瀚的史事涉猎有限，不像金庸、梁羽生、郎红浣几位“博大精深”，所以有意回避，这也可算“藏拙”的妙法。

但司马翎这部《玉钩斜》却是个少见的例外。他竟选用了明代宪宗宠幸万妃，关连到废易东宫，因而牵引出“保储”的那一段政争。

作者“借用”这段“明代宫闹”故事，运用得相当娴熟，也“顺理成章”，足见司马翎不同于台、港一般作家，肚子里确实装了不少“墨水”。

司马翎，本名吴思明，广东汕头人，是位“将门”之子，一九三三年出生，一九四七年徙居香港。自幼就好“看书”，包括武侠说部在内。

一九五七年，他进入台湾的政治大学政治系深造。那时台湾百废待兴，还谈不上什么“娱乐活动”，乃以武侠小说排遣客中寂寞。

一九五八年试写《关洛风云录》而一举成名，遂休学一年，一鼓作气完成《剑气千幻录》及《剑神传》，并连载于《民族晚报》。

此时，诸葛青云坐拥《征信新闻报》和《大华晚报》，卧龙生雄踞《中央日报》、《大华晚报》及《公论报》，于是，台湾报纸上的武侠小说就形成了鼎足三分的局面，也就是读者口中的“三剑客”时代。

司马翎风度翩翩，又久居香江，对衣着特别讲究。可能也受到“东方明珠”经济价值观的影响，不但精于理财，对“财”也特别感兴趣。

他国语不太流畅，而且胸有城府，朋友集会时他是沉默多于发言。但不发言并不表示寡言，相反的，他正雄于辩才，对问题有看法，则雄辩滔滔，不惜争到面红耳赤。

由于具有“玉树临风”的潇洒、温文俊雅的气质，再加上“如雷贯耳”的“名气”，他在脂粉堆里就更易获得佳人的倾心了。

当武侠小说呈现低迷之际，司马翎也随之沉寂下去，竟

来往于韩、港、台之间“跑”起生意来。可能斩获不丰，所以在古龙的“新派”为武侠小说掀起另一高峰时，他在友好鼓舞下又不自觉技痒，重新涉足江湖，《玉钩斜》正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在司马翎随着江湖浪潮沉寂之时，忽然耽于仙、佛之道，而仙、佛道这等无上的玄学，世上又有几人能参悟得透？司马翎本身原是“利禄”中人，基本上就与之不相谐和，表面上越是豁达、无为，内心越是矛盾、疑虑，复出之后的作品，既冀求能像古龙一样的凸展“新姿”，却又耽沉于仙道的虚缈，更夹杂着与生俱来的人生价值基本观念——鱼与熊掌尚不可兼得，何况有三种不同的诉求，要想突破就自非易事了。

就在他急思突破而未及突破、振翅而未及展翅之际，竟不幸于一九八九年正值春秋鼎盛的盛年，猝离人世，挥别武林，隐没于缥缈的云山深处了。

二、深宫惊传“玉钩斜”

看罢《玉钩斜》，不能不佩服司马翎的“功力”。他之所以能与诸葛、卧龙、古龙在武林天下逐鹿争鼎，自有他的条件，而绝非浪得虚名。

《玉钩斜》的故事，是“借”明宪宗成化年间的一段史实为经，再敷陈出“保储集团”匡扶东宫太子的忠烈，由男主角公孙元波带动出“东厂”、“锦衣卫”、“镇北镖局”乃至沙漠里“玄天古战场”的“森罗宫”，展现一场因“保储”而导引出的“厂、卫”与江湖中的恩怨情仇。

作者对这段“借来”的宫闱秘辛，确似下过一番功夫，引

用的“史”是正史而不是“野史”，出场的历史人物，也都是“真人”。唯一的瑕疵就是将“李孜省”误为“李致省”（学林版已改正），太监“覃吉”误为“覃昌”。

以“玉钩斜”为书名，既保有作者的“典雅”，也展示了他的涉猎之“博”；再进至揭开谜底时，更使人赞叹他的“巧”与“玄”。

“玉钩斜”既被用为书名，读者自然会把它视为此书的“焦点”而一直追寻、探求“真相”，以期解开“玉钩斜”之谜。

其实，这正是作者的“用心”，也是在故意“卖关子”。

“玉钩斜”在书中出现了十多次，每次的“面貌”和“含意”都不同。它首次出现于第十章那个车把式“小六子”之口，那仅是看来“漫不经心”随口“点出”而已。

到了第十四章，被公孙元波引据《扬州府志》，指出它只是两处地名。

及至第十六章，在公孙元波和镇北镖局第二号人物庞公度的对话中，份量突然增强，而且“越演越盛”，越来越神秘，终于被“炒”成一件“大秘密”。

在波诡云谲中，故事发展至第十七章，“玉钩斜”被引至一件装有“传国之宝”的檀木盒上，因为盒子上雕刻着宋代诗人林逋（和靖）的梅及“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诗句，而诗句正隐射“玉钩斜”。

就在谍影重重、杀机重重、疑云重重中，故事接近尾声的第二十六章时，锦衣卫魔头薛秋容还一脑子遐思绮念，想借破获“玉钩斜”奇案的大功，一亲与宪宗皇帝畸恋的万贵妃这个人间尤物的芳泽。到了此刻，公孙元波才“拨云见日”道

出“玉钩斜”的真相。原来“玉钩斜”不过是一位智者设计散布的“障眼法”——被厂、卫逮捕的志士，只要暗示和“玉钩斜”内幕有关，厂、卫为了循线追查，就不致轻易杀害这位志士，而使之暂保性命，以待营救或自求解脱。

所谓的“玉钩斜”，只不过是具有“护身符”妙用的一个用词。作者巧妙的铺陈、穿插，让读者“如坠五里雾中”，到此才莞尔一笑，才知已被作者“摆了一道”。

三、英雄人物的画像

在本书中，作者成功地塑造了几位鲜活的英雄人物。当读者看完了《玉钩斜》，合起书页，那几位英雄人物慷慨从容、剽悍刚烈的音容笑貌，还是会栩栩如在眼前。如：

镇北镖局首脑人物的陆廷珍，此人外型的温文儒雅、胸罗的雄才大略以及他统御的将才，不仅是江湖豪雄，如果风云得助，几乎可以成为争天下的雄主。

镇北镖局的灵魂人物庞公度，也是一位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将相之才，尤其他人在江湖，志存社稷，秉持了大是大非的胸襟，更具有能识英雄的慧眼，所以才能有义释、慨助公孙元波的豪情壮举，并能以“人造地震”的妙计来扭转乾坤。

“燕云十八骑”应当算镇北镖局的“铁卫”部队，人人骁勇善战，个个视死如归，出动的声势，足以撼山河、惊鬼神，尤其三位领袖人物：“行云刀客”屠双胜，“金枪客”沙青，“急行客”步无影，豪壮粗犷不可一世的气概，完全跃然纸上。

作者写“燕云十八骑”进了沙漠“玄天古战场”，遇上“百龄老人”幽燕王赵魔音，这一段写来不仅气势磅礴，简直惊天动地。其中“幽燕王”现身前以功力造成类似龙卷风的“沙柱”，带给读者的压力就宛如“世纪末”的风暴一般，而“十八骑”慷慨赴死的壮烈也震人心魄。

世间唯真英雄才是至情至性的人，第二十二章写“十八骑”残存的屠双胜遭遇到“森罗宫”的房七姑，司马翎花了近两万字的笔墨，可见其态度的慎重。这一段相当细致、深入地刻画了人性，如能细细咀嚼，必然会深受感动。

在“反面人物”方面，写厂、卫头子方胜公也相当成功。在他出场之前，就替他营造出慑人的声势。在全书结尾前，他亲战老怪物沙天放，真个是惊心动魄。

另一位关键人物，就是那位“玄天古战场森罗宫”的“幽燕王”赵魔音了。此老当年虽令人闻名丧胆，但人逾百岁，已经有点“返老还童”的天真与童心，既令人怕，还有点令人爱，写得十分讨好。

四、男主角何其幸运

本书故事，全赖男主角公孙元波一人贯穿全局。

司马翎虽然一再强调公孙元波是负有特殊使命、矢志除奸、保护东宫太子的储位、一腔热血、满怀正气、早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志士，但在我看来，公孙元波的身上就附有作者的影子。

他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又是一位充满智慧的侠士，当然是女性倾慕的对象，即使敌人也不例外。这是他面对女性

时所占的优势。

但作者笔下的公孙元波实在太幸运了，不但面对女性，就是身陷危境，面对杀人不眨眼的敌手，他都能滔滔不绝地和对方大谈人生道理，分析彼此处境和利害得失，然后“谈斤论两”地“讨价还价”。

令人费解的是，“敌”“我”双方，会不厌其烦地“一来”、“二来”、“一则”、“再则”、“第一、二、三……点”地“长谈”下去吗？这种情形，在二十章以前不知重复了多少遍，作者居然乐此不疲而毫不自觉。

这情形看似奇怪，实际上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司马翎本就好辩，辩时就喜欢用“第一点、第二点……”来与人辩论，而此时的司马翎也正耽于仙、佛之学，刚刚涉及有关人生性命的一种新境，所以也就很自然地借书中人物之口，表达他对人对事的理念。

能在险恶的处境里，和敌人侃侃而谈地讨价还价，公孙元波实在太“幸运”了。

五、小桃、翠莲、海棠、冷于秋

小桃、俞翠莲、祝海棠、冷于秋，是《玉钩斜》一书中四位和公孙元波有过“情缘”的女人。

是作者刻意而有心的安排，还是笔者无意的发现？我忽然觉得这四个名字起得就含有“悲凉”的意味。试想：桃、莲、海棠，到了风寒霜冷的秋天，哪能不凋谢、枯萎呢？是以这个故事“先天”就属于悲壮、苍凉的悲剧了。

作者无论是身在情场，或是写缠绵的情爱，都是蹉跎老

手，但冷于秋、俞翠莲、祝海棠都以迂回的笔法来写。如写“大小姐”冷于秋，一再强调她那令人可憎的鹰钩鼻，写灵慧俏丽的俞翠莲，则一再以为她既丑且哑，而写祝海棠，却又苍白如幽灵，绕了一个大弯，才展露了她们的绝世容颜。

对这四个女性，作者是细心地在雕琢：

冷于秋，尽管被人称为“无情仙子”，但人毕竟并非草木，孰能无情？当接触到公孙元波这样的人物，轻轻扣开心扉，引燃起那点火苗，冷仙子有了太大的变化，但刚烈的秉性、严厉的组织，仍然捆绑住她。她饱尝了这份煎熬，终于勇敢地选择了她应走的路。

这条路原本可以走下去，但她还有另一位知己——富平侯徐安邦。方胜公把“释放徐安邦”当一件礼物送给她时，为了回报这份“人情”，她毅然出战沙天放，为方胜公出战沙天放预作“试验品”。

在这场生死搏斗中，作者在第二十四、二十五章里细腻又感性地描绘出她整个的心路历程。

这段文字充满了对人生和爱的憧憬、向往与无奈，也满含绝望中又难以割舍的怜悯与惨怛。

尤其丹枫、紫云两名玲珑可意的女婢，她们义无反顾地殉身护主，就更令人倍感悲壮了。

看司马翎的小说，这些地方尤不能“轻易放过”，而应仔细领略其悲剧的“悲情”。

俞翠莲热情而慧黠，连一向严肃无比的陆廷珍都为之动心，就可见这位姑娘是如何地可人了。

祝海棠身属魔教邪派，但她爱公孙元波的痴情却坚逾金石，写来楚楚可怜，倩影如画。

悲剧之所以铸成悲剧，也只能慨叹一声“造化弄人”。冷于秋苦战沙天放，落败至祝海棠栖身的荒庙，而搏杀“鬼见愁”董冲之后的陆廷珍为寻找自己的葬身之地，竟然也到了这座荒庙。

冷于秋、陆廷珍都走到了人生的尽头，荒庙凄怆的最后—晤，不但点出镇北镖局一群人的身罹恶疾(麻风病)，也指出了俞翠莲和公孙元波间残缺悲情的根由。

祝海棠于悲恸的颤抖中，埋葬了冷于秋和陆廷珍，自己带着不敢指望的“希望”，却又空空洞洞地暗中见了公孙元波“相见争如不见”的一面，只想青灯黄卷了此残生。

公孙元波则既怀着满腔爱国忠忱，又带着如梦如幻的儿女之情以及苦涩的往事，留下一声长叹，投入茫茫人海……

而小桃，那个作者在开始时就着意塑铸的妓女，尽管她身沦风尘，但有崇高的情义，作者曾细心地写她的蜕变与人性升华。按情理和逻辑，作者在她身上当有挥洒的天地，却不知为何，竟让这朵桃花未克尽展秾艳就宛似昙花一般，随即消逝了……

也许，这正是“悲情”的余韵吧！

二、结语

《玉钩斜》是司马翎重返武林的作品，他当然企图“变”，也想拓展、开创“新”的契机。前半部也似在试走“推理”的路子，却又掺入俗人无能参悟的仙、佛之道，不免显得冗长芜杂。在这方面与以“现实”、“人性”为出发点的古龙相比，就“略逊一筹”了。

渡过略嫌“芜杂”的前半部，迨至第十六章以下，才得再展司马翎当年雄风，写来气势磅礴，气象万千。司马翎毕竟是司马翎。

虽然司马翎被论者誉为武侠文坛第一“奇才”，胸罗万有，但在第十七章仍出了一个“粗心大意”的“漏洞”——

庞公度居然说：“……而孙武祖述黄帝兵法，古今无双。那一卷《孙子兵法外篇》，传说是万年前在吴郡雍仓的孙武墓中流传出来的……”

史有记载，孙武的墓怎会远到“万年前”去呢？

这一点是“粗心”，抑或“笔误”？可惜司马翎已逝，再也无法得到证实，只能寄望司马翎先生的好友——著名武侠评论家叶洪生先生，他日为故友遗著作修订时予以校正了。（学林版已改“万”为“百”。）

胡正群

目 录

上 集

一	死里逃生	1
二	身落敌手	37
三	舟中较量	74
四	寺内斗智	111
五	酒肆波折	146
六	追踪觅影	181
七	陷入困境	215
八	履险如夷	248
九	绝处逢生	282
十	冲出重围	317
十一	小巷遇险	353
十二	中计被擒	388
十三	化敌为友	422
十四	巧计脱险	454

2 目 录

下 集

十 五	陷身镖局·····	487
十 六	玉钩斜之秘·····	522
十 七	男扮女装·····	557
十 八	再落敌手·····	593
十 九	奇遇拜师·····	627
二 十	定计扭危·····	666
二十一	荒漠激战·····	709
二十二	铁骑覆没·····	748
二十三	修炼神功·····	783
二十四	力败魔头·····	818
二十五	镖局访旧·····	857
二十六	殊死拼斗·····	898
二十七	任重道远·····	923
〔附录〕	司马翎武侠小说出版年表·····	956

一 死里逃生

街 河上的舫船，这刻都点上灯，沿河望去，但见繁星密布，弦管和笙歌在夜风中沸腾聒耳，显现出一片繁华热闹。

靠近龙王庙繁盛街道的几条胡同，是著名的玩乐去处，秦楼楚馆都张灯结彩，迎宾接客，是以不但走马王孙、纨绔子弟喜欢流连，即使是普通的游人，也大都要来看一看。

在这些销金艳窟之中，有些班子来自扬州，有些来自苏、杭，有些则是京、津或本地的北地胭脂，各自高张艳帜，惹得那些达官贵人和富商巨贾都纷效蜂蝶轻狂，呼朋引类，夜夜盛筵，真个说不尽的绮丽风光、冶艳景象。

公孙元波在席上所有的人之中看来最是年轻，不过他也和席上其余八九个人一般，虽是穿着便服，却看得出是食俸当差的吏人。

这一家“迎春馆”的姑娘们川流不息地进出，伺